

神谋迷踪



〔美〕罗伯特·勒德伦姆 著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神 谍 迷 踪

〔美〕 罗伯特·勒德伦姆 著
陈 弘 译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神 谍 迷 踪

【美】 罗伯特·勒德伦姆 著

陈 弘 译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 597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5 字数 348,000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14-362-5/I·44 定价 4.20 元

引 子

《纽约时报》1975年7月11日星期五头版 据传几名外交官与神秘的恐怖分子卡洛斯有关

巴黎7月16日电——今天，法国驱逐了三名古巴高级外交官，这是全球性搜捕卡洛斯的行动的一部分。卡洛斯被确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普遍认为，该嫌疑犯原名伊里奇·拉米列兹·桑切斯。他于6月27日在拉丁区一所公寓里杀害了两名法国反间谍官员和一名黎巴嫩告密者。为此警方正通缉他。

这起一次谋杀了三个人的凶杀案，使此间与英国的警察当局确信，他们已经发现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一个重要网络的行踪。该案发生后，在搜捕卡洛斯的过程中，法国和英国的警方在西德发现了一个与卡洛斯主要恐怖活动有关的大武器库，这使他们怀疑全欧洲的恐怖分子是彼此有联系的。

据伦敦报道

敦和黎巴嫩的贝鲁特都发现了卡洛斯……

1975年7月7日

美联社独家报道

暗杀者的网络

伦敦（美联社）——手枪加女伴，手榴弹加上等服装，一大包钞票，赴诗情画意的风景区的机票，以及在五六个国家首都的豪华公寓。这一次全球性搜捕中，人们所发现的喷气机时代杀手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出事的那天，这个人在巴黎的寓所里，听到铃声，打开了门，开枪击毙了前来抓他的两名法国情报人员和一名黎巴嫩告密者。在两个国家的首都，有四名妇女被拘捕，因为她们和他有牵连，犯下了罪。这个杀手自己却失踪了。法国警察相信，他可能在黎巴嫩。

前几天在伦敦，熟识他的人向记者描述此人，说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礼，有教养，有钱，而且穿着入时。

可是他的同伙却被称作一伙世界上最危险的男男女女。据说他和不少恐怖组织有关。

在巴黎、海克和西柏林，这个杀手所到之处，炸弹横飞，枪声四起，绑架事件层出不穷。

在巴黎一个黎巴嫩恐怖分子经不住拷问，使案情有所突破。那人带着两名情报官在6月27日来到杀手住所门口，他开枪把这三个人全都打死，然后逃走了。警方发现了他的枪和笔记本，本子上有暗杀显要人物的黑名单。

昨天，伦敦的《观察家报》报道，警方正为一起三人被杀案搜捕一名委内瑞拉共产党律师的儿子。苏格兰场的发言人说，“我们不否认这项报道”，但他又说，此人并未受到指控，搜捕他只是为了讯问。

《观察家报》指出，被通缉者是加拉加斯

米列兹·桑切斯。据说法国警察突然搜查那间发生血案的巴黎公寓时，发现了四张护照，其中一张上有这个名字。

报上说桑切斯在莫斯科受的教育，俄语讲得很流利。

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共产党发言人说伊里奇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七十岁的律师的儿子，但是他说，“父亲与儿子都不属于我们的党。”

他告诉记者，他不知道伊里奇目前在何处。

第一部

第1章

拖船一头扎进黑浪汹涌的滚滚怒涛，犹如一头笨拙的野兽，拼命想从深不可测的沼泽中脱身出来。浪涛象巨人般高高涌起，以万钧之势撞击船身。白色的水沫在夜空中停住，然后随着夜风飞流直下，落在甲板上。每一个地方，各种物体都在痛苦地呻吟着，木头与木头碰撞得轧轧作响，绳索扭歪了，又绷紧得几乎要断裂。这艘船就象一头垂死的野兽一样。

突然，在海声、风声和船体发出的轧轧声中，传出两声枪响。这是从那间透出微弱光线的船舱里传来的。有个人扑出门来，一手握住栏杆，另一手捂住自己的腹部。

第二个人跟了出来。他小心地逼近那个人，心情狂暴。他在舱门口稳住身体，举起枪来又朝那人接连开了两枪。

栏杆边上的那个人，双手朝上乱挥了一阵，中了第四颗

子弹之后，身体站不稳了。拖轮的船头猛然陷进两股巨浪之间，把那个受伤的人甩了起来。他双手紧紧抱住头，身体向左扭屈过去。船又向上一冲，船头和船的中部脱离水面，飞了起来。站在门口的那个人被抛入船中，他狂怒地开了第五枪。受伤的人惨叫一声，手胡乱地朝前抓去，眼前一片血污，水花不停地扑面而来，他什么也看不见。没什么可以给他抓的，所以他抓了个空。他身体向前冲去，双腿弯曲，船向下风处猛地侧了过去，那人的头撞破了，他一下子被冲进了下面狂怒的黑涛之中。

他感到汹涌的冷水包裹着他，吞噬着他，他被向下吸去，身体扭着，转着，又被冲上了水面。他只能吸一口气，只吸了一口气又被卷下水面。

他身上感到火辣辣的，太阳穴处有一种奇特的湿漉漉的灼痛，在冰凉的吞没着他的海水中刺痛着他。这是一种人间所没有的火。可同时他又感到冰凉，他的腹部、腿部和胸部在悸动着，有一种冰一般的感觉。比周围冰冷的海水还冷。他感觉到了这一切，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惊恐。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在转，在旋，手足乱舞，在旋涡中挣扎。

然后又一种恐惧席卷了他的心灵。这恐惧超过了灼痛感、冰凉感。

他愤怒地踢蹬着，抓向上面沉甸甸的水墙，胸中发热。他冲出了水面，挣扎着想要停留在黑浪的上面。

正好有一团巨浪滚滚而来。他浮上了浪尖，被一团团浪沫和浓密的黑暗包围着。什么也没有。转身！转过身去！

在相互撞击的浪和风的声响中，他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这声音和景象又把他带入了平安。天空象一顶燃烧

着的冠冕，在火的皇冠之中，形状大小各异的东西飞出来，落在火光之外的黑暗之中。

他赢了。不管这奇迹是什么，他赢了。

突然，他又被旋涡吸了下去，又吸入了深渊中。他感觉到飞涌的水流砸在他肩上，给太阳穴的灼痛一种清凉感。那种冰凉的感觉，在腹部、腿部和……

胸口。他感到胸口一阵疼痛！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砸在胸口上，突然的，难以忍受的一击。奇迹又发生了！

于是他又抓了一下，又踢了一下……直到他摸到了它。这是一个又厚实又油腻腻的东西，随着海浪起伏着。他不知道它是什么，可它就在身旁，他摸着了它，于是把它抱住。

朝阳的光辉穿过东方天空的晨雾，在地中海平静的水面上洒下了金光。小渔船的船长坐在船沿上，眼睛布满血丝，手上火辣辣的，满是被绳索勒出来的伤痕。他抽着一支高卢女人牌香烟，欣慰地望着平静的海面。他刚才已经望过开着门的舵舱，他的弟弟正开大马力，想加快速度，唯一的另一名船员在几英尺外检查渔网。他们正因为什么事笑着，此情此景令人愉悦，但昨晚的风暴可没什么好笑的。

“你累了吧，哎，哥哥？”他的弟弟一边笑着，一边喊道，“你现在去睡吧，让我来干。”

“好的。”哥哥回答道。他把香烟扔下船沿，滑下身体，躺在一堆渔网上，“睡一会儿没坏处。”

有个兄弟在舵旁边总是好的，一艘自己家里的船，总应当由自己人来开，他的眼睛比外人更尖。

他闭上双眼，把手浸到甲板上流来流去的水里，海水中的盐份对绳索勒伤的地方有好处。在风暴里，这些绳索甩来

甩去固定不下来，这才让他受了那些伤。

“看！那儿！”

是他弟弟的声音。显然，家里人的眼睛尖得使他睡不成觉了。

“是什么？”他喊道。

“左舷船头！水里有个人！抱着什么东西！是一块残片，一块什么木板。”

船长接过了舵轮，把船拐向水中那人的右面，他关掉马达，以减少尾迹。看上去，似乎稍稍动一下那人就会滑下那木块。他的一双手煞白，象爪子似的抓着木板的边缘，但他的身体别的地方都是软绵绵的，简直就象一个已经淹死了的人一样。

“做个绳套！”船长对兄弟和那个船员叫道，“把绳套放到水里，套住他的腿。现在轻点！再向上套住腰。轻轻拉。”

“他的手不肯放开木板！”

“把手伸下去嘛！掰开他的手！死人的手可能象锁一样。”

“不。他还活着，可我想只剩一口气了。他的嘴唇在动，可是没有声音。眼睛也在动，但我怀疑他是否看得见我们。”

“手松开了。”

“把他拉起来。抓住肩膀，把他扳过来。轻点，好。”

“圣母啊，看他的头！”那个船长叫道，“头上开了个口子。”

“一定是在风暴中撞到那块木板上了。”兄弟道。

“不，”船长不认为这样，望着伤口，“伤口很整齐，象刀

割的一样。是子弹打的，他受了枪伤。”

“你怎么能肯定呢？”

“枪伤不止一处，”船长又说道，一边扫视着他的全身。
“我们开到努瓦港岛去，这是最近的一个岛。海边有位医生。”

“那个英国人？”

“他会看病嘛。”

“那得看他能不能够看病，”船长的兄弟说，“得等到酒醒的时候。”

“没关系。我们到了那儿，这人可能已经死了。要是他碰巧能活下来，我得和他算算帐，要他支付多用的汽油费，还要赔偿我们今天没打鱼的损失。把急救包拿来，得把他的头包扎一下，不管怎么样总有点用。”

“快看！”那个船员叫了起来，“快看他的眼睛！”

“眼睛怎么了？”船长的兄弟问。

“刚才它们还是灰色的，象钢丝一样灰。现在它们是蓝色的了！”

“太阳更亮了，”船长耸耸肩说道，“也许是你自己眼花了。没关系，进了坟墓什么颜色也没有了。”

渔船时起时落的汽笛和海鸥不停的叫声交织在一起。这是黄昏时分，太阳已是西边的一颗火球，空气沉凝，过于潮热。在码头上，面临海港的是一条碎石铺路的街道，和几座斑斑驳驳的白房子，其间长着砂土中生出来的过于茂盛的野草。

所有的房子都有小路通向街道，这排房子里最后的一幢，显然比别的更破烂。房主是一个八年前来到努瓦港的英国人。谁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如何会来到这里。他是医

生，而海边正需要个医生。要是病人看到医生头脑清醒，手术缝线一定不会太坏。可是，如果葡萄酒或威士忌酒的臭气太浓烈了，病人就得碰运气了。

但今天却非比寻常，小路上没人。这是一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每星期六晚上，医生会在镇里醉醺醺地大吼大叫，然后随便找个妓女过夜了事。当然，最近几个星期医生的习惯变了，镇上看不见他。可是事情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成瓶的苏格兰威士忌照旧送到他家。他只不过是呆在家里，自从拉西奥塔来的渔船给他带来那个半死不活的人以来，他就开始这么做了。

杰弗里·沃西本医生一下子惊醒了，他的下巴碰在锁骨上，使嘴里的气味进入鼻孔，味道不好闻。他眨了眨眼，定了定神，然后朝开着的卧室门望去。难道又是病人语无伦次的呓语惊醒了他的午睡？不，没有声音。

沃西本望着椅边那张桌子上空空的酒杯和半空的威士忌酒瓶。有进步。要是在往常的星期天，此时两者都早已空了。

他已经接受了那样一种必然性，直到三星期零五天前，那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渔民把那个半死的陌生人从海里捞上来，带到他的门前。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怜悯，并不想介入任何争斗。天晓得，那人受了枪伤。

医生把他瘦骨嶙峋的身体从椅子上撑起，踉跄地走到面临海港的窗户跟前。他打开百叶窗，闭上眼，避开阳光，然后眯起眼睛，观看下面那条街道上的景象。

除非他的诊断错了，变化会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小时，或任何一分钟到来。那人腿上、腹部和胸部的伤既深又严重，很有可能致命，幸亏子弹没有移位，伤口又在海水中不

断得到了清洗。子弹不在致命的部位，所以取出它们并不危险，因为肌体组织已浸满了水分，变软了，消了毒，随时准备迎接手术刀。颅腔的伤口是个大问题，不仅由于它已经深入皮下，而且似乎累及了丘脑和海马体区域。要是子弹再朝任何一个方向偏移几微米，生命就会丧失。可既然这个人的生命机能现在还健全，沃西本作出了决定。他戒酒三十六小时，尽可能地多吃碳水化合物，多喝水。然后他做了自从被伦敦麦克林医院开除以来最精密细致的手术。他苦苦地一微米一微米刷洗纤维区域，然后展平并缝好颅伤处的皮肤，他知道只要那些刷子、针或止血钳稍稍大意一下，就会要了病人的命。

他有许多理由不希望这个不知名的病人死去。尤其是为了某一条特殊的理由。

手术完毕，生命的迹象依然存在，杰弗里·沃西本医生回到了他生理和心理不可或缺的依靠——酒瓶那儿。他醉了，他有意使自己喝醉，却又并不出轨。他一直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这堪称一个进步。

现在任何一天，也许任何一个小时，陌生人会凝神注视他，口中会说出现理智的话来。

甚至每分每秒都有可能。

病人开始说话了，这些话语在空中回荡，好象海上吹来的晨风，使屋子顿时变得清凉起来。

“谁在那儿？谁在屋子里？”

沃西本从小床上坐起身来，他轻轻地把腿移下床沿，慢慢地站起来。不要发出刺耳的声音，这很重要。不能突兀地发出噪声，或者突然地做出声音太响的动作，这可能会惊吓

病人，使他变得迟钝。接下来的几分钟，他象做手术的时候一样全神贯注，他心中医生的本能准备着应付这个时刻。

“一个朋友。”他轻轻地说。

“朋友？”

“你会讲英语，我早就知道你会的。我猜你可能是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你的牙科手术不是英国或巴黎的手艺。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

“要花一点时间。你需要方便一下吗？”

“什么？”

“大便，朋友。床边的盆子可以用。左边那个白的。当然，得快一点。”

“对不起。”

“别道歉。这是正常的事情。我是医生，你的医生。我叫杰弗里·沃西本。你呢？”

“什么？”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陌生人的头一动不动，他注视着布满道道晨光的白墙。然后他转过身，蓝眼睛平视着医生：“我不知道。”

“噢，天哪！”

“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次了，需要花时间。你越是拼命地想，你就越是在自己伤害自己，结果只会更糟。”

“你喝醉了。”

“大概是这样吧。但这与我们讨论的事情无关。我给你线索来回忆，只要你肯听。”

“我已经听过了。”

“不，你没有。你在回避问题。你躺在茧里，自己把脑子用盖子盖上。再听我说一遍。”

“我在听。”

“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你昏迷了很长时间，说呖语用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英语、法语和某种见鬼的带鼻音的语言，我想是东方语言。那说明你能说多种语言，到世界各地你都能适应。想一下地理位置。哪种语言说起来最舒服？”

“显然是英语。”

“我们在这点上意见一致。那么哪个是最不舒服的呢？”一定是那种东方语言。”

“显然如此。”

“那么你怎么会说这种话的呢？现在，用联想的方法来思考。我把你说的词记下来了。听着，我按音节说。Ma—Kwa, Tam—Kwan. Kee—Sak。把你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告诉我。”

“什么也没有。”

“表现真好啊。”

“你他妈的想要我说什么？”

“某些事。任何事。”

“你喝醉了。”

“我们在这点上意见一致。我一直这样。可我也救过你他妈的命。不管醉不醉，我是个医生。曾经是个很出色的医生。”

“那是不可缺少的么？”

“什么不可缺少？”

“酒。”

“对，不能少。你他妈的。”沃西本轻轻地说，他从窗口

转过身来，“过去少不了，现在还是少不了。病人对医生不准妄下结论。”

“对不起。”

“你还有个爱道歉的可恶习惯。这是一种过度夸大了的对抗情绪，一点也不自然。我根本不会相信你是个爱道歉的人。”

“那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对，关于你的事，有很多。可其中没有多少有意义。”

那人从椅子上向前倾着身体，敞开的衬衫从他身上滑下，露出他胸口和腹部的绷带。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修长、结实的手臂上青筋突出：“不是我们已经谈过的事？”

“不是。”

“是我昏迷时说的话？”

“不，确切地说不是。那些胡言乱语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些语言啦，你的地理知识啦，那些我几乎听也没听到过的城市啦，还有那些你竭力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名字。你的样子象是时刻准备格斗，想要进攻，退缩，躲藏，逃跑。我必须说，动作都很凶暴。我常常绑住你的双臂，以保护伤口。可是那些我们都已经谈过了，还有别的。”

“什么意思？是什么事？为什么你还没告诉我。”

“因为这些是有关生理方面的，或者可以说是外表方面的吧。我不清楚你是否准备好了听我说。我现在还不清楚。”

那人靠在椅子上。在黑棕色的头发下，两条黑眉烦躁地蹙在一起：“这倒是我意料之外的。医生，我准备好了，你想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从你很讨人喜欢的头部讲起？这样吧，先谈谈脸。”

● “脸怎么了?”

“这不是你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那张脸。”

“你是什么意思?”

“用一块厚厚的放大镜，看得出手术留下的痕迹，你被人改过容，老伙计。”

“改过容?”

“你的下巴突出，我敢说里面有一条缝隙。这缝隙被弄掉了。还有你的左上颧骨，你的颧骨也很高，可以推想前几代是斯拉夫人。它上面有些细微的手术疤痕。我冒昧断言去掉过一块胎记。你的鼻子是不列颠型的，它原先比现在更高些，被微妙地削薄了。你所有突出的特征都被淡化了，特点被掩盖了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

“照理说你很有吸引力，可你的脸之所以出众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所属的类型。”

“类型?”

“对。你是那种在较高级的板球场或网球场上，或是麦拉伯酒巴里每天能见到的那种典型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些人的脸彼此几乎没有区别，是吧?面部器官端正，牙齿整齐，双耳平整，一切都很均衡，一切各得其所，只是有一点软乎乎的。”

“软乎乎的?”

“啊!更确切地说，是‘宠惯了的’，完全自信，甚至有些傲慢，习惯于独行其是。”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说明什么?”

“再来看看这个。把你的头发颜色变一下，你的脸也就变了。对，有染过色的迹象，头发发脆，有染发剂。戴一副